

雙城記

何冀平

兩年前，一個七月的北京傍晚，天陰沉沉的又悶又熱，老北京人都說：「要下大雨。」演員楊立新照例早來到首都劇場後台，準備晚上《雷雨》的演出。

《雷雨》是北京人藝的「看家戲」，也是劇作家曹禺的代表作，講述上世紀二十年代，一個華貴家族和一個貧窮人家兩個家庭，八個人物，兩代之間的悲劇。人藝自公演《雷雨》至今，楊立新是五百四十多場中最新一版的周樸園。

戲進入第三幕接近尾聲，一切隱藏的家中私密都已暴露，周樸園指着女僕侍萍對兒子周萍說：「不要以為你同四鳳同母，你就忘了人倫天性！」這是一句很嚴肅沉重的台詞。突然，台下傳來笑聲，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舞台上的楊立新有點蒙，不知道哪兒出了差錯。意想不到的爆笑聲，五百多場從來沒有過的笑聲！他感覺有點頂不下去了。那天，天沒有下雨，劇場中卻響起了雷霆。

謝幕時，導演顧威站在側幕，發現楊立新的狀態不大對勁，「他有情緒，跟以前每天的謝幕不一樣。我還問他是不是腰又不舒服了，他說，這戲沒法演了。」當晚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慣例的學生公益場，學生持證件可以十至四十元的價格購買最高原價八百八十元的演出票。當晚楊立新連發五條微博講述《雷雨》演出的現場狀況，字裡行間充滿憤怒與失望。

楊立新是一位認真的演員。為飾

雷雨

演周樸園他尋找過一大批民國人物的資料，得出了與以往不同的人物感覺，演了一個令人同情的周樸園，是他的繼承和再創造。他想，在德國留學的周樸園必然會受到新思想的影響。

回國之後，他才可能與家裡的女僕發生感情，那時的他是單純而執着的，趕走侍萍的應該是他的父母，他追到河邊時，只看到一張遺書，那一場悲劇，他也是受害者。這是適合時代的對人物新的演繹和理解。

劇場裡掌聲和笑聲是可以傳染的，一個人發出聲響有可能帶動一批跟着做的人，即使無謂的響動，對舞台上的表演者都是震動。《雷雨》笑場的事在當時引起很大反響，有人指責年輕觀眾缺乏文化修養，褻瀆經典，是時代與社會的悲哀；也有人認為，創作者也應從自身尋找問題。

時間過去兩年多，人藝又再演出《雷雨》，一字未改，經典是無所畏懼的。再次飾演周樸園的楊立新，在說到那一句台詞的時候，多少會有一點心忌。



■《雷雨》劇照。

網上圖片

星空下

吧。」

於是把第三人叫醒，要他抬頭望向星空，問他想起什麼來着？他說：「我想起梵谷畫的《星夜》，更想起 Don Mclean 的《Vincent》。」說着更唱將起來：「Starry, starry night/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還想到什麼？「我想到哈勃望遠鏡曾拍攝到一幅太空上的照片，」天文學家還說：「那幅照片與梵谷的《星夜》非常相像，那是一顆名為『麒麟座 V838』的恒星周圍的景象，在物理學裡稱為『湍流』的形象……」

「唉！我真是服了你們兩人了，你們真的只想到這些？」兩人面面相覷，不知所指。推理小說迷終於說了：「你們為什麼一醒來抬頭就望到星空？」兩人同時「哦」地一聲，看看周圍，再看看推理小說迷。「對了，我們的帳篷在睡着時被人偷走了！」

巴爾幹半島旅遊好在什麼地方？

古今談

范舉

到巴爾幹半島旅遊，多數是上了年紀的人。年輕人不願意到巴爾幹半島旅遊，因為沒有購物的樂趣，買不到瑞士名錶、西方的奢侈產品，更買不到巴黎時裝、意大利皮鞋。原因是這裡的國民收入低，無法消費得起高價的產品。

上了年紀的人，喜歡觀看古希臘和古羅馬古代遺蹟、外國風土人情，喜歡看看戰爭後地區의 創傷和滄海桑田的感覺。所以，如果中國企業能夠開拓巴爾幹半島的旅遊業，應該在兩者之間作出平衡，中國人善於經商，如果在巴爾幹半島經營購物城，把歐洲的名牌和奢侈品，集中了一個小型的購物城經營，吸引內地的遊客和香港的遠程遊客，一定生意滔滔。

阿爾巴尼亞和中國友好，相信此事一定可以辦得成。姜瑜大使最近成為了阿爾巴尼亞和內地商人和香港商人的橋樑，正在組織商務考察，相信會掀起一次對阿爾巴尼亞旅遊業投資的高潮。

巴爾幹半島歷史上是歐洲的火藥庫，原因是古羅馬、古希臘、奧匈帝國、土耳其鄂圖曼帝國、德國，都把手伸入這個地區，建立過殖民地。所以，文化和宗教的差異，只要經過某些有政治野心的人煽動，立即就會把矛盾擴大，變成了火藥桶。

美國一度要把巴爾幹變成她的勢力範圍，全力分化和瓦解南斯拉夫，還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因此，保留下來的歷史古蹟，是非常豐富的。這裡處處是歷史古城，到處是大理石的

建築，地面是鵝卵石，也是大理石的質地，非常漂亮。

整個巴爾幹半島，都是石灰岩的質地，溶洞、地下河很多，河流和湖泊清澈見底，可以形成許多「九寨沟」的景觀。不過，四川西部、雲南、廣西、貴州，都是窮山惡水，農業沒有辦法搞好，所以並不富庶。巴爾幹半島也就是這個道理，有關的國家長期積弱，招致了外部勢力的不斷入侵，不斷爭奪，不斷滲透和控制，他們人民不想打仗，但外國勢力認為非打不可。所以，這個地方不斷進行戰爭，天災人禍，人口很少。

作為香港的家長，如果想子女熱愛和平、追求民族獨立、有國家觀念，最好是讓子女先閱讀巴爾幹半島的歷史，繼而帶領他們到巴爾幹半島走一走，看看那些戰爭廢墟、空置的樓房，就會知道香港的確是福地，生活非常好；千萬不要上了外國勢力的當，跟着別人搞「港獨」、搞分裂，糟蹋和破壞了香港的和諧。

廣東有十八萬平方公里，人口一億人。

巴爾幹半島的面積為五十五萬平方公里，人口五千五百萬人。人口比例和土地的比例非常低，這說明了自然條件無法和廣東比較，養活不了太多的人口。自然條件差，戰爭連綿不絕，所以就非常窮困。

沒有財力搞新發展，現在還能保持很好的七八百年以上的古建築、古橋、古城，就成為了旅遊資產。巴爾幹半島的人，就很樂意發展旅遊業，作為他們的主要收入。

此山中

鄧達智

當然本篇標題可直譯《積奇》，卻俗氣了。Jackie 多被男性採用，源頭是 John，乳名變成 Jack，親暱點，叫 Jackie 即是粵語：積奇仔，不登大雅之堂。

用到女性，聽來卻相當有型，當年美國第一夫人原名積琪蓮，甘迺迪 (Jacqueline Kennedy)，乳名 Jackie 廣泛被接受，這名字讓她增加不少親和力。

Jackie 去世多年，這名美國人心目中的女神事跡終拍成電影，導演 Pablo Larrain 接過劇本，決定開拍 Jackie 但指定女主角必須為年前憑電影《黑天鵝》奪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影后妮坦莉寶雯 (Natalie Portman)。

身材沒原裝 Jackie 高，但骨感外形相近，同為棕黑色頭髮深色眼珠，穿上法國殿堂大師 Coco Chanel 著名小套裝，形似神似。能穿出 Chanel 設計的精髓味道絕對是演活 Jackie 角色其中一項首要條件。

前總統夫人出身美國東岸富裕家庭，父母，後父都是世家子女，本身書唸得極好，拿獎學金到法國入讀世上至古老、至出色大學之一蘇邦大學。上世紀五十年代上獨一無二美國人的財富加上法國人永恒的時尚品味，Jackie 被美國人心服口服奉為時尚 Icon 當然大條道理，深

Jackie

愛 Chanel 設計優雅簡約，她的身材氣質將衣服矜貴元素展示無遺。

經常穿上 Chanel 服裝，隨丈夫前往德薩斯州推廣總統競選也不例外，自下飛機便是一套嬌艷卻不失大方粉紅色 Chanel 套裝，甘迺迪總統遇刺，倒在 Jackie 身上，那套裝染滿總統的鮮血與腦漿，隨後送丈夫遺體上落飛機，見證副總統詹森宣誓就職總統等等重要時刻，她都堅持繼續穿着同一套服裝，電影將她當時的決定：要兇手、要全世界看到她丈夫的血跡與腦漿，從而表達她的憤怒與哀傷。

妮坦莉寶雯演來不單神似形似，將 Jackie 演來入木三分，比她獲得奧斯卡影后的《黑天鵝》更精彩。雖然 2017 奧斯卡金像獎的大熱機會落在《星聲夢裡人》(La La Land) 女主角愛瑪史東，也可能是演技神級法國影后伊莎貝荷拔，都是我心愛的演員；平心而論，妮坦莉寶雯演 Jackie 的功力，絕對更出色！



■妮坦莉寶雯將 Jackie 一角演得入木三分。作者提供

一方水土長山村

在寒風冷雨裡走進羅頂村，面對這片平靜的土地，我竟有點似曾相識的感動。這裡雖然地處安徽來安縣，村裡住的卻是清一色的山東人。在一棟陳舊的房屋前下車，有人遠遠地和我們打着招呼。熟悉的石牆紅瓦，熟悉的鄉音方言，將我的思绪拽進另一幅畫面。二零一三年第一次走進長山時，耳邊聽到就是這樣的鄉音，讓人頓生久別重逢之感。

那是一個明媚的秋天，和風舒暢，陽光很暖，整個村子人來人往，熱鬧非凡。或許是第一次迎接山東老家遠道而來的客人，小小的長山村顯得有些興奮。街頭上是前來寒暄的人們，面對我們的問候，他們使用的是地道的山東話。熟悉的山東口音，定位了他們的身份，他們就是我們所說的山東人。在長山村委寬敞的大院裡，一排長凳上坐着數十位老人，有的年屆八十，有的年齡在九旬以上。老人們看去非常安詳，目光平靜地面對我們的噓寒問暖。

村子裡遍佈北方生活的痕跡，低頭是熟悉的石磨、石碾、石臼，抬頭是北方典型的原始的民居，空氣裡飄散着煙火食物的氣息。這些來自山東的移民們，他們的籍貫大多在臨沂各地的山區，有些人家移民來安的時間逾百年之久，短的也有七八十年，更多的是山東移民的後裔。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樣一個遷徙而來並陸續組成的村子，一代代人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背景下，仍然能夠沿襲與傳承着祖輩們的生活模式，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這種現象在我國其他地方是不多見的。且不說經過了長期的異地生活，民俗文化的相互滲透，語言、習性的交匯融合。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山重水復，他們對老家的起源文化仍然刻骨銘心，不肯捨棄，是由於山東人固有的家鄉情結，還是閉塞的語言環境影響了他們語言變化的因素，這正是我們此行考察的重要課題。

臨沂這個地區雖然不大，九縣三區方言口音卻稍有變化。和他們拉家常，你能通過短暫的交流聽出他們來自哪裡。如果不是刻意地傳承和堅守，也不會歷時百年鄉音如初。他們的根是山東的，生命卻在異鄉頑強地生存。百年的歲月長河，有些人早已故去，有

些人剛剛新生。生命與時光的交迭，給足了他們選擇的過程。然而那些山東移民的後裔，有些人並沒有回過家鄉，卻選擇了和他們的祖輩那樣，字正腔圓地說着地道的山東話，這可能就是我們所說的血脈之別。

歷史上山東移民很多，早在西晉時，山東琅琊（今臨沂）就舉國南遷，先後僑置江北海南等地。清末，各地戰亂紛起，民不聊生，山東南下移民劇增。史料記載，民國十六年前，北方自然災害嚴重，連年荒歉，很多人為了生計不得不選擇了逃荒，落腳長山一帶。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間山河破碎，天災頻頻，盜匪蜂起，魯西南戰區人口驟減，這個期間逃難的人多，路上餓死的也最多。除一部分闖關東外，其餘部分便下了南湖（洪澤湖一帶），光山東費縣就有難民逾十萬。他們餓了吃幾口從家裡帶出的煎餅，渴了就喝河裡的河水。有的人一路逃荒，一路要飯。為了找到可以逃荒的地方，有的人甚至走了一年、兩年。孩子們跟隨着爹娘，女人們跟隨着丈夫，一路上把腳都磨爛了。

這些南下逃荒的人到達安徽省來安縣長山村，見荒山可以棲身，土地可以開墾，便在此開荒種地，繁衍生息。最早的生存方式，是去林地裡薅草，去山上砍柴，賣給當地的有錢人。他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白手起家，為後人創出一片天地。「當地人稱俺們山東人『倥子』，俺們就叫當地人『蠻子』。當地人種稻子吃大米，俺們倥子就以玉米山芋雜糧為主食。」

每一個人真正的母語，都是來自故鄉的土語，是土語裡夾帶的鄉音伴我們長大，從牙牙學語開始，無不是在鄉音中得到語言的啟蒙，所以鄉音，永遠是我們表達情感的載體，不論你遠在天涯，還是近在咫尺。故而生活中，我們常聽到有關異鄉遇老鄉之說。如果沒有相通的語言，相近的鄉音，心中很難生出老鄉間的那份親切與熱熟，生出滿滿的感動和溫暖。

九十多歲的老人記憶清晰，語調緩慢地講述着當年那些辛酸的故事。他們說，最初移民們的生活很苦，剛來長山時，他們住的是石屋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屋頂是草編的苫子。在山東，這樣的地屋子叫團

娛生樂與「路」

路芙

近年韓星流行到極點，差不多每個三至六十歲的女性也被韓國風迷住了，連我家姐也追韓劇，令我姐夫差一點要成為韓星才能入屋。但話說回來，韓劇韓國出現令我們當司儀的也多了一機會賺多一點外快，因為近來的韓星又開始展現在香港地方，令我們 fans 又再瘋狂。

而近兩星期我獲得一個再次賺外快的機會，就是去澳門做韓國《Running Man 2017 World Tour》活動，真的是我的榮幸可有第二次跟他們的合作，重點是可以再一次集郵了。韓國娛樂圈最出色的是認真，他們的藝人及幕後工作人員也如美國娛樂圈般嚴謹，每一個細節都會重複多次確認，所以韓國娛樂圈人氣好暴發戶般受到國際尊敬及仰慕！我今次當然不例外要藉機學習一下。

我當日一到澳門便立即到場地待命，先是由韓國 SBS 電視台編導及其助理，再加上我們的翻譯人員，跟我一起對稿至對時間確定一次，再於台上遊戲中講解每一動作及互動方法，然後到台上練習走位；再與我溝通是否明白，你可能說每個節目預備也應如此，但我們一個下午重複了三次，然後才化妝準備，可以想像如此嚴格的工作態度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到晚上五位成員認真的演出當然令觀眾拍掌，但我可知道他們為這個表演已經排練了不下十次，如此專業令我欣賞。到完結時，他們見我也握手致謝，連他們的家人見到我們工作人員都特意上前感謝，真的特別！

但開心的是主辦單位是我們中方，也做足了照顧及 back up 的專業，一點差池也沒有，令合作關係開心亦有成果……這次工作令我學會做專業人士應要重複練習，作為表演者更應注意自己每次在重複練習中要改善的缺點。所以更影響我以後做幕前幕後工作也應重複練習，令自己更加投入更有動力。但今次我有了三贏得益：一是去澳門吃東西、二是賺錢機會、三是學習與娛樂的工作，真的快樂極了。



■在澳門做韓國《Running Man》活動。作者提供

重複是有益的

近年韓星流行到極點，差不多每個三至六十歲的女性也被韓國風迷住了，連我家姐也追韓劇，令我姐夫差一點要成為韓星才能入屋。但話說回來，韓劇韓國出現令我們當司儀的也多了一機會賺多一點外快，因為近來的韓星又開始展現在香港地方，令我們 fans 又再瘋狂。

而近兩星期我獲得一個再次賺外快的機會，就是去澳門做韓國《Running Man 2017 World Tour》活動，真的是我的榮幸可有第二次跟他們的合作，重點是可以再一次集郵了。韓國娛樂圈最出色的是認真，他們的藝人及幕後工作人員也如美國娛樂圈般嚴謹，每一個細節都會重複多次確認，所以韓國娛樂圈人氣好暴發戶般受到國際尊敬及仰慕！我今次當然不例外要藉機學習一下。

我當日一到澳門便立即到場地待命，先是由韓國 SBS 電視台編導及其助理，再加上我們的翻譯人員，跟我一起對稿至對時間確定一次，再於台上遊戲中講解每一動作及互動方法，然後到台上練習走位；再與我溝通是否明白，你可能說每個節目預備也應如此，但我們一個下午重複了三次，然後才化妝準備，可以想像如此嚴格的工作態度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到晚上五位成員認真的演出當然令觀眾拍掌，但我可知道他們為這個表演已經排練了不下十次，如此專業令我欣賞。到完結時，他們見我也握手致謝，連他們的家人見到我們工作人員都特意上前感謝，真的特別！

但開心的是主辦單位是我們中方，也做足了照顧及 back up 的專業，一點差池也沒有，令合作關係開心亦有成果……這次工作令我學會做專業人士應要重複練習，作為表演者更應注意自己每次在重複練習中要改善的缺點。所以更影響我以後做幕前幕後工作也應重複練習，令自己更加投入更有動力。但今次我有了三贏得益：一是去澳門吃東西、二是賺錢機會、三是學習與娛樂的工作，真的快樂極了。

瓢。因房屋太矮，進出屋門都需要低頭，以免屋簷碰頭。床用竹子紮起，門用草簾子串起，家裡都沒有傢具。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從山東來了一批石匠，他們採石壘屋，這才有了遮風擋雨的地方。

在歷代的民族戰爭和民主戰爭中，山東移民都參與並投入了人民的正義戰爭，尤其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山東移民組織的大刀會曾多次配合新四軍、游擊隊同敵人進行英勇作戰，流血犧牲無數。山東移民子弟參軍上前線更是屢立戰功，原杭州軍區司令楊興家將軍，就是從長山走出的革命家。

隨着山東移民的遷入，來安一帶的山東人不僅帶來了山東的禮儀規制、風俗習慣，更帶來了北方的農耕、建築和蠶桑技術。據《來安縣志》記載，清乾隆年間，來安知縣韓夢周（山東濰坊人）就勸民依山種籐簾樹，並募沂究工人教之蠶織」。據當地的朋友說，他八九歲就開始推磨，到現在還對煎餅有着強烈的感情。在他的記憶中，母親每天清晨都要早起，推磨磨糊子攤煎餅。他的母親還會做山東美食小豆沫，鹽鹵豆腐。

和我國眾多的人們一樣，山東人也安於本鄉本土，不願輕易遷移，如果不是戰亂迫於無奈，大都不願離鄉背井。他們一旦遷移，就會像一粒種子，既然落地，就要使勁地扎下根來，在那裡開花結果。長山、羅頂兩個移民村的現狀，就是我國移民史上的一個縮影。新中國解放後，他們更是積極地融入到達徙而來的這片土地，融入新中國的建設之中，讓每一個工地上都閃現出山東人的聲音和身影。

一年四季的輪迴，冬去春來，不知不覺間來安的山東移民歷史跨越了百年。只是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人情冷暖，難掩他們對故土的崇拜，對家鄉的懷念，加上他們長期遠離當地居民，同鄉聚住，抱团取暖的特殊心理，使他們的家鄉口音土語得以流傳。我想，這或許就是來安的山東移民們為什麼歷經百年而鄉音不改的原因。遠在海外的詩人把鄉音捏成一枚小小的郵票，讓它載着鄉情飛越大海，遠在來安的山東移民把鄉情化鄉音，傳承至今。不能改變鄉音的人們，總有一段辛酸的歷史，令人追溯，為之唏噓。

懷念《楊家將》

落實名單，稍後才公佈，或是大家都忘了舊情，抑或另有原因令他們都不想回來呢？

這不禁令我想起一九八五年播映的《楊家將》。無綫當年為了慶祝十八周年台慶，特別拍攝了這個只有六集的劇集，安排在《歡樂今宵》時段內播出。那時候，香港觀眾每晚都坐在電視機前等待此劇播映。《楊家將》為何會這樣吸引？因為它是無綫電視有史以來最星光熠熠的電視劇。

先談幕後，《楊家將》的監製是李添勝，編導是杜琪峯、譚鏗鏗和李惠民，今天都是著名的導演。演員方面，差不多當年最有名的電視明星都有份參演。粗略來看，上世紀八十年代名氣大的演員好像只有鄭少秋因在台灣工作，李司棋和黃淑儀移民加拿大而沒有參演。換句話說，演員的名單是：汪明荃、趙雅芝、鄭裕玲、周潤發、劉德華、梁朝偉、湯鎮業、苗僑偉、黃日華、吳孟達、劉嘉玲、張曼玉、毛舜筠、周海媚、吳鎮宇、戚美珍、商天娥、曾華倩、龔慈恩、歐陽佩珊、李琳琳、陶大宇……

今天，這些名字的主人大部分都成為電影的超級大明星，試數數以上有多少名日後的影帝

和影后？即使在八十年代，他們已經是一線的演員。哎，別忘了還有張國榮主唱主題曲。

《楊家將》很多悲慘的傷亡故事，本來不適合用來作充滿喜氣的台慶節目。可是，它的人物眾多，最適合讓大堆頭的演員陣容演出和讓電視台用來炫耀旗下群星如雲。

禁不住連忙重看《楊家將》，腦海立時飄過「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數句詞。若要這班天王巨星分別回來主演一齣短篇劇自然是異想天開，但要他們回來替母親賀大壽，在一齣劇中當串星，或在同一齣短篇劇中飾演一個角色，是否真的沒有可能呢？兩齣《蒙門夜宴》電影不是一個好例子嗎？

■《楊家將》網上圖片

